

低保岂能成为交易筹码?

“衙门”作风下,监管怎能到位 3月19日 新华时评 新华社记者 李伟

海南临高县农村低保变成“关系保”“人情保”问题近日被曝光,省民政厅“顺藤摸瓜”展开调查。这似乎可以看作舆论监督的又一成功案例。

新华时评一评

但凡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,低保变成“关系保”“人情保”并非临高县独有现象。稀缺的低保资源投到文化、法治落后的农村“熟人社会”,如果政府监管跟不上,很难保证公平合理。中国社科院2013年发布的相关抽样问卷调查结果就很能说明问题:约六成吃低保家庭不是贫困户,近八成贫困户没有享受到低保救助。

脱离实际的“衙门”作风,说到底还是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,也与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紧密

相连。办公楼越盖越高,公车越换越好,一些干部便越来越怕辛苦、嫌麻烦,布置工作发通知,检查工作听汇报。如此“衙门”作风下,监管怎能到位?

网友声音

@绿色郁金:必须责任到位,从严追责。

@倪好妈:你可以联系得上任何媒体,却不可能找到“有关部门”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农村低保是农民的“救命钱”,

但在海南临高县,某些村干部中饱私囊,乘机搜刮钱财,厚颜无耻地“在蚊子腿上割肉”。新华社记者批评了这种“衙门”作风,这还是留有情面的客气话。有些部门确实脱离实际,不了解农村情况,但也不排除另有一些部门对这种乱象心知肚明,故意放任不管,变相纵容。

农村工作纷繁复杂,很多时候要依赖村干部。一些部门“默认”低保乱象,慷慨地将低保当成隐性“福利”送给村干部,无非是以此作为交易筹码,换取村干部的“忠诚”。这种逆向“激励”,说到底就是懒政,是假装不懂执政为民的重要性。

“药儿园”无关民办身份

为什么喂药的都是民办幼儿园 3月20日 新京报 吴非

现在,越来越多的“药儿园”被曝光。

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可以发现,被曝光的“药儿园”基本都是民办幼儿园。

新京报一评

这暴露出深层次的问题,即幼儿教育投入整体严重不足,而教育资源分配不公,又导致民办园很少享受到政府财政投入,只能想方设法增加收入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因为教育资源投入的不足,所以学前教育迟迟不能纳入义务教育,导致目前的学前教育大多以民办为主体。而部分公办幼儿园的存在,又体现出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。这是一个沉重的议题,理应受到社会重视。

不过,幼儿园变成“药儿园”,却无关涉事幼儿园的民办身份。被曝光的之所以基本都是民办幼儿园,这也是由统计概率所决定的,基数越多,出事的概率就更大。同理,民办也有好幼儿园,公办也会出问题。无论是已被曝光的民办园还是没被曝光的公办园,出了问题,就要想办法解决具体问题,不能将原因归咎于一个暂时无解的议题,从而模糊焦点,转移视线。就“药儿园”事件而言,主要问题还是教育、卫生部门监管不力。

司法介入意在定分止争

“开瓶费第一案”胜诉且慢鼓掌 3月20日 京华时报 王琳

3月19日下午,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餐饮服务合同纠纷案件。该法院认定“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的餐饮服务合同有关开瓶费部分的约定无效,被告应退还原告开瓶费30元”。此外,法院也以被告收取原告包间费时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为由,判决被告应退还原告包间费50元。

京华时报一评

我们理当承认,餐饮是服务行业,它的产品是服务,而不仅仅是那几道菜。酒店明示“严禁自带酒水”“包间设最低消费”正是为了向消费者宣示它的服务价值。如果消费者不能接受“严禁自带酒水”,大可以一走了之,酒店又不能强迫某位消费者消费。

正因为法律反对商家向消费者“强卖”某项服务,法律也反对消费者向商家强买某项服务。只要酒店尊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,尊重了消费者的自我选择权,餐饮服务中

收取适当的“开瓶费”“包间费”就不应视为“违法”,司法更不应过度介入这种由双方自由选择的服务合同。

网友声音

@小杂谈:嫌贵你别往屋里里钻啊。

@Allanxmn:没几个人知道这是违法的吧?

现代快报再评

有关自带酒水之争,一直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:商家以行规名义禁止自带,消费者又不愿

接受这种霸王条款。两种立场也是两种“习俗”,如果双方可以调和、妥协,司法确实没有必要强行介入。但近年来餐饮行业商家与消费者的矛盾,集中体现在这两种“习俗”的对立上。这时,就需要法律这种成文的习俗予以明晰。最高人民法院的回复,就是以司法方式介入争议,意在定分止争。

至于酒店通过大幅提高菜价转嫁由此带来的“损失”,这是商家的权利,法无禁止即可行。但效果如何则有待观察,毕竟,餐饮行业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,商家的定价还得由消费者用脚投票来决定。

识别“贫困县”,没那么复杂

“贫困县”有序退出有赖于审计优化 3月20日 长江商报 熊志

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近日透露,扶贫开发法正在修订中,新法将完善贫困地区的识别机制和退出机制,防止“钻空子”。这意味着,建立国家级贫困县退出机制,已经提上了日程。

长江商报一评

扶贫开发法着力于完善识别机制和退出机制,其意义在于,通过对地区贫富形成动态评估,将政策资源更加公正地予以分配,同时对那些名不副实的贫困县形成倒逼,促使其消除对政策的依赖性而良性发展。但倘若经济数据都无法解答地区的真实贫富状况,贫困又该如何被识别?处在贫困状态下的人又如何能被国家政策予以及时救济?这些命题是贫困县评比面临的问题,也是退出机制的建立要针

对性解决的问题。

网友声音

@象山交警小林:刚才无意中百度了下贫困县,度娘居然告诉我“2014年最新版国家级贫困县”名单里有我们“象山县”,天哪!这是要在贫困县内当老大啊怎么着?有贫困县房子卖1万5一平米的吗?

现代快报再评

国家对贫困县给予财政拨款和援助,是一项善政。但善政还需善行,一些地方歪嘴和尚念经,不

贫装贫,甚至以“没有过人实力,很难争取到贫困资格”而傲人,结果使真正贫困的反而评不上贫困县,不能得到善政的恩惠。这和海南临高县“骗低保”没有本质差异,都是扭曲公共财政的分配。

“完善贫困地区的识别机制与退出机制”,这是政策性表述。其实,真要“识别”,没那么复杂。一看房子,媒体多次曝光一些“贫困县”盖豪华办公楼的新闻,有的甚至超过8个白宫。二看车子,看县委书记和县长大人的座驾有多奢华。两个指标就可检验是真贫困还是装贫困。

呼吁“救房企”是舆论绑架

该不该出手救房企 3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谭浩俊

浙江奉化一家负债总额高达35亿元、涉及近20家银行的房企,因为资金链断裂,正面临严重违约的风险。对此,相关媒体也给予了高度关注,有关当地政府正在为这家房企设计托盘方案的消息也是不胫而走。

中国青年报一评

也许,对奉化的这家房企,如果地方政府坐视不管,确实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。但是,政府的出手相救,就会给其他企业、特别是房企一个不正常的信号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“救房企”的议题要分两个层面来讨论:一是该不该救,二是救不救得了。前者属于“应然”层面,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关市场的论述已作出回答。政府救房企就是干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,是政府职能的错位;后者属于“实然”层面,中国房地产近几年的持续“繁荣”,是价值与价格被错误匹配的结果。如今的局面是市场在长期被扭曲后出现的报复性反弹,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。即使想救,也没有能力救。

诡异的是,房地产市场刚刚出现拐点迹象,坚挺无比的房价稍稍低下一点“高贵”的头颅,舆论就出现了“救房企”的呼声。如此看来,房地产业不仅“绑架”了地方政府,也“绑架”了某些媒体。

城镇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

城镇化的灵魂在于以人为本 3月18日 南方都市报 马红粱

城镇化成为当前顶层设计的一枚重要棋子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近日印发通知,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,并要求着重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、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、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问题,推进城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。

南方都市报一评

事实上,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,需要将市民与农民、工业与农业、财政和土地等要素有机融合,由此孕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。前车之鉴表明,城镇化的灵魂在于以人为本,否则很可能陷入短视化的窠臼之中,并带来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。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也曾经历城镇化加速期,但由于当时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导致各地城镇化建设无序、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、土地资源错配、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频发。为此,联邦

政府亡羊补牢地提出了一系列永续发展改革路径,通过大批兴建廉价公寓、投入教育资源帮助失地农民提高生活保障水平和就业能力,并创造了许多新兴工作岗位,最终实现了城镇化改革的成功突围。

网友声音

@余干辣椒王gg:什么人文理念?关键是社会保障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顺其自然的产物,是市场化、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结果。所以,

中央高层一再强调要以人为本,要将人的现代化、权利平等当作城镇化的目标。可是,一些地方政府却将城镇化当成发展经济的工具和手段,一方面开发圈地、项目至上,甚至不惜大举借债,将区域内城乡的主要资源集中,大搞“造城运动”,结果大量新城拔地而起,但因周边农村失血过多,反而相对衰落。更有甚者,个别地方野蛮强拆,牺牲农民利益。

这种工具化的城镇化冲动,是把一个长远的战略性任务当成短期应急机制,偏离了城镇化正常轨道,违背了人的现代化本意。

本版特约主持人 李鸿文

(资深时事评论员,专栏作家)